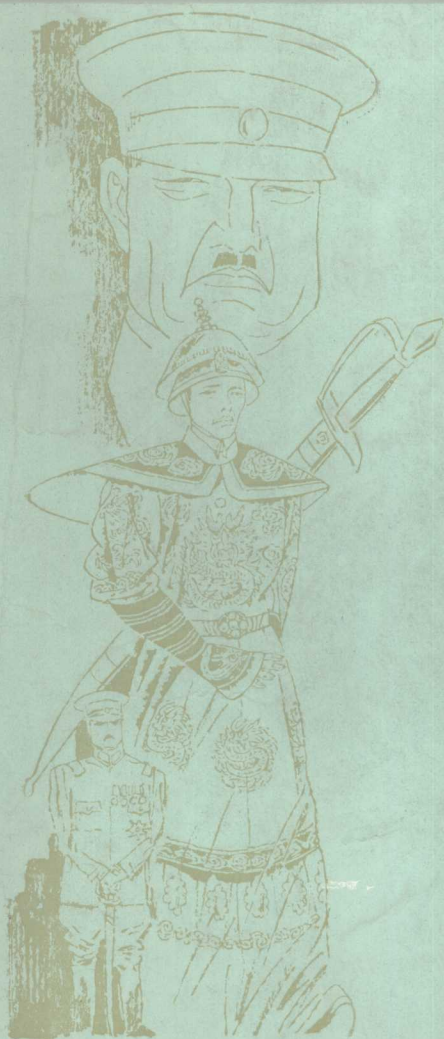


22

私生子
圈龙溥仪

叶辛
李文达



长篇
短篇小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7.71
178
22

长 篇 小 说

总 第 二 十 二 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总第二十二期

目 录

私生子 叶 辛 (3)

圈龙溥仪 李文达 (100)

民族文化性格的探求和塑造

——《穆斯林的葬礼》人物谈 蔡 葵 (206)

爱的罪与罚

——读《穆斯林的葬礼》 吕 芳 (212)

王梓夫和他的新作《异母兄弟》 吴光华 (215)

五光十色的国家

——中文版《酒吧长谈》序 巴尔加斯·略萨 (218)

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 段若川 (225)

外国长篇小说一瞥

《俄罗斯圣像之谜》故事梗概 马志行 (228)

停刊赘语 (230)

长篇小说总目录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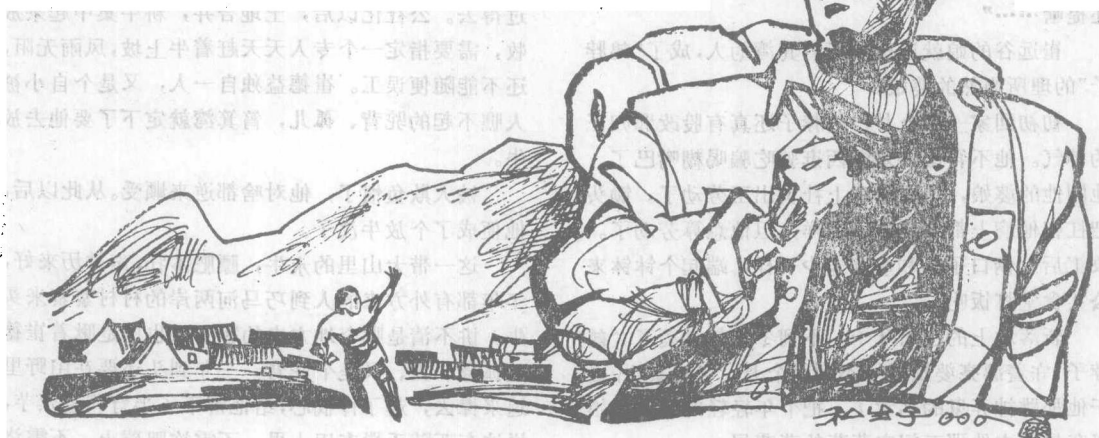
北京画家中国画作品选 封二

北京画家中国画作品选 封三

封面设计 王 晖

私生子

叶辛



崔远谷生下来以后，就没爹没娘。

谁都说不清他的娘是在什么时候、同哪个野汉子怀上他的。那个年头，笕箕湾的人们连自己的肚皮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管这些偷偷摸摸的风流艳事呢。况且，他的娘同笕箕湾的寨邻乡亲们都不熟悉，谁也不晓得她姓啥、来自何方。人们只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鬼师大仙“鹤脖子”邢贵昌带回家来的婆娘。

那一天，久雨初晴，连绵起伏的山野荡漾着一股懒洋洋的气息。狗尾巴草在花花太阳的照耀下，傲慢地点头晃脑。淌着流水的小石桥上，邢贵昌走在前头，远近闻名的“鹤脖子”东张西望地朝着笕箕湾寨子一伸一伸的，全身上下显出洋洋自得的神态。他的身后，蹒跚着脚步象怕踩死蚂蚁一样走着个年轻的女人。

那年头，公共食堂已变成了非要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满寨等着饭熟的男女老幼都围在食堂灶房附近，不晓得哪个饿得直淌清口水的小伙眼尖，粗喊声了起来：

“看啊，龟儿子鹤脖回来了，还带来个女人！好年轻啊。”

人们“呼啦”一下，先是从坐着的门槛、墙角、

山墙边、麻石站起来，随即便象约好了似地，全朝小石桥这条路上跑过来看稀奇。

“鹤脖子”邢贵昌长溜溜的光鼻子上挂着一颗颗汗珠，酱红色的脸膛上兴奋得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一双大得似要爆出眼眶来的眼睛，滴溜溜滴溜朝着各位乡亲脸上直扫，左手提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吊起嗓子道：

“都说我讨不到婆娘。看看，婆娘自家走上门来了吧，你们可以问，她是心甘情愿，自己跟我来的。我没嚼嘴巴费精神，没费钱。要说花，是花了一块钱，在县城汽车站旁边的面铺子里抬了两碗面条给她吃，吃饱，她就跟来了。”

众人的眼睛早溜到那女人脸上去了。

女人看到一大拨人跑出寨围上来，早就畏怯地收住了脚步，垂着脑壳俯下脸，远远地站在小石桥后头。

尽管这副样子，人们都看清了，女人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模样，脸微显苍黑，那必是挨饿熬成的，眉眼却清秀。蝉翼般微颤的眼睑下头，遮掩着一双饱含泪水的、大而忧郁的眼睛。

“鹤脖子，你算是好福气呀！人都快四十了，还捡到个黄花闺女。”有人大声地同邢贵昌开着玩笑：“有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婆娘，不出去跳神耍仙术了吧？”

“嘿嘿！嗨嗨！嘿嘿嘿！”邢贵昌酱红色的脸皮只管抽动，牵扯纵横交错的好多粗粗细细的皱纹，光顾着笑，一概不答众人的话。也装着没听到人堆里隐约可辨的窃窃私语：

“肯定是饿惨了，逃出来要饭的。”

“遭孽啊，好端端一个女子！”

“唉，莫管别家罗。我们笕箕湾，再这样子整下去，只怕也要糍儿带崽拉起拐杖出去讨吃哩！”

“俗话说，袖干车不转。莫说人呢，肚皮吃不饱，还提啥……”

崔远谷的娘就这样成了笕箕湾的人，成了“鹤脖子”的理所当然的婆娘。

初初回家一两个月，鹤脖子还真有股改邪归正的神气。他不再出去东游西逛骗吃骗喝糊嘴巴了。他同他的婆娘，也跟着寨上社员出工劳动了。锄头扛在他肩上都不象劳动的样，但他总算劳动了。收工后这俩口子也和全寨老少一样，端起个钵钵来公共食堂打饭吃。

斩落地上的芭蕉叶子，不到冬天就枯萎了。“鹤脖子”守着漂亮婆娘过了不到两个月，又离寨出去干他那跳神弄鬼的名堂了。把个年轻的标致婆娘扔在屋头守他那三间空落落的茅草屋。

说起也难怪他，一定要坚守、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到了那几个月，早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农民们干一天活，只得吃两顿饭。每顿饭每人照称那稀渣渣的七两，还规定一家人必须一起打、抬回去一起吃。常常是两个人的饭，一个人吃都不够。酒啊、肉啊吃惯油嘴的“鹤脖子”大仙，哪里受得了这种日子，说了几箩筐怪话，发了几次牢骚，抬脚走了。

婆娘的死活他一概不管，一走就是一年多。

这一年正是后来人们提起就寒心的饿饭饿得最凶的一年，也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一年。

人饿，畜牲也跟着饿。

一到夜间，饿慌了的母狗在寨外的山野里汪汪乱吠，逗得一群公狗满寨凄惶地跑来跑去乱咬。闹得饿歪了身子的人们翕不上眼睛。

先是央着白米和包谷吃，定粮一天比一天少，再分得少，粮食总要吃完啊。接着提出了“瓜菜代”代了一阵子，瓜菜也代完了。就上坡去挖蕨根、野菜来代，坡上的树皮草根也有限哪。怎么办呢？

从笕箕湾团转的那些寨子上，木芋寨、画眉寨、麦花寨、桂花寨、巧马河两岸的好些村村寨寨。都传来了愁惨的消息。老人饿死了，娃儿饿死了，有的偏僻闭塞的小寨子上，饿死了的人都找不到人来抬。哪个也没力气了。

笕箕湾人托了神灵的福，不晓得哪家祖上烧了高香，出了放牛汉子崔德益这么个人物。

崔德益的爹是在解放前抗御时死的，死在巧马河豹口礁的险滩中。他的妈随着一个马帮客走了，把他丢给了孤苦伶仃的缺嘴老婆婆。缺嘴老婆婆好歹拉扯了他几年，合作化第二年的秋后，便抛下这可怜的娃儿死了。好在他稍谙人事，十几岁已能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集体中他随着众人干活挣工分，糊自己一张嘴还过得去。公社化以后，土地合并，耕牛集中起来放牧，需要指定一个专人天天赶着牛上坡，风雨无阻，还不能随便误工。崔德益独自一人，又是个自小被人瞧不起的驼背、孤儿，笕箕湾就定下了要他去放牛。

被人欺负惯了，他对啥都逆来顺受。从此以后，他便成了个放牛汉子。

这一带大山里的水牛，膘肥体壮，声誉历来好，年年都有外方来的人到巧马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来买牛。讲不清是哪个地方来的客了，也许是瞅着崔德益孤身一人、又是个驼背，一年到头还要在山野里追来撵去；起了怜悯心，给他留下了半背笋芭蕉芋，说这东西随手撒在田土里，不需施肥翻土，不需浇水除草，自会开花结果。结出的芭蕉芋头，虽然不中看，吃起来涩嘴，却是能抵饿的。

崔德益收下了远方客人的一片心意，随手也就将它栽到了土里。以后便忘了。嗨，到了九、十月份，笕箕湾巧马河畔的山岭上，开出了一片从来未曾见过的红艳艳的花，崔德益瞅着那迎着山风抖动的花儿，想起来了，这便是他栽下的芭蕉芋盛开的花。

他这人没啥灵气，一个人过惯了，少不了一点木讷之气，更预见不了后来会遇到饿饭年成。他只是瞧着那一排又一排，一棵又一棵的花儿好看，便把那些芭蕉芋挖出来再在坡上遍撒开去，想到普山普岭上开遍了花儿，那一定好看。出于好奇，他也把挖出来的芭蕉芋挑选大个的，拿回家来煮起吃。吃起来，那涩味儿确实比不上白米、比不上包谷，但确实确实的，抵饿。

就是他遍坡栽下的芭蕉芋，救了笕箕湾满寨男女老少的命，这玩艺儿产量惊人哪，随便栽一小块土，收起来就是几万斤。

自此以后，被人瞧不起的崔德益，无论老小戏谑地喊他崔驼爷了。

笕箕湾人仗着崔驼爷的芭蕉芋，总算从饿饭年里捡出了条条性命，熬过了那永世难忘的灾荒。

出外去混吃混喝的“鹤脖子”邢贵昌，逛荡了一年过音，也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来了。

他可能想过那个年轻貌美的婆娘早已离去，他可能预测人去屋空的三间茅草房里布满了灰土。他可能也抱着一丝希望盼着那婆娘还栖息在笕箕湾，替他看着家。他绝然不曾想到的是，走进那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农家小院里。头一声听到的，是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邢贵昌酱红色的脸皮泛了青，一双黑白分明的暴突眼睛瞪圆了，额颅边冒起一条条青筋，蚯蚓般爬动着。

他将门重重一推，“嘣当”一声撞在墙上，墙上的黄泥“嗤啦啦”丢下一片。

受惊的婆娘在婴儿的啼哭声中跑出来，看清了是他，一双忧郁的眼睛里，顿时掠过道道恐怖的阴影。

邢贵昌嘿嘿干笑了两声：“日子过得好啊，瞧瞧，你那脸，白净起来了哩！”

畏怯的婆娘两片无色的嘴唇蠕动着，上下牙齿打着颤，一点声气都发不出来。

“远看师傅在天边，近看弟子在眼前。”邢贵昌忽然放开嗓门，象往常跳神弄鬼般唱了两句，继而又朝婆娘猛喝一声：“给老子端盆水来呀！”

稀奇的是，他没有咒骂婆娘，也没有捶打婆娘，更没把婆娘往外赶。太太平平无事一般，在屋头住下了。

笕箕湾的老少乡亲，早在几个月前就看出这婆娘肚里兜上儿了。私下里，嘁嘁喳喳的议论几乎喧翻了天，说啥的都有。所有的男人，都被掐着手指怀疑过是不是那婆娘暗底招的野汉。当着婆娘的面，却没一个人说她，唾她不要脸。一来是生疏，二来嘛，这婆娘在笕箕湾像个哑巴似地生活着，与世无争，无依无靠。实在也可怜。既然她可以为填饱肚皮，跟着鹤脖子来；鹤脖子甩下她不管了，为糊嘴巴、为熬荒年，她又咋个不能跟其他男人呢。再说，鹤脖子是什么人啊，巧马河两岸出了名的巫公鬼师，专门以一套所谓仙术卜卦算命骗钱财的角色，有一回以替年轻婆娘治肠胃病为名，硬把人家奸污了，让人家五花大绑押回笕箕湾来，身上还泼了几大瓢粪水。这样一个人物的婆娘招野汉，才叫是活该哩，才有戏文看哩。

“鹤脖子”邢贵昌下狠劲朝死里捶打年轻的婆娘，是在春夏之交的一个降雨天。倾泻而下的雨点，在没栽下秧子的晚米水田里跳跃着，溅起朵朵白色的水花儿。雷声轰隆隆轰隆隆一个接一个响着，把所有的声音都掩盖了。寨子上哪家都不曾觉察鹤脖子在残酷地撕打刚刚分娩不足十天的婆娘。

是在阵雨停歇下来，瓦灰色的乌云被一阵劲风

吹过山巅那边去，年轻婆娘怀里抱着初生婴儿，疯了似地踏着稀湿的寨路，光脚板溅起路上的积水，边逃边凄厉地哭嚎时，笕箕湾人才看到，鹤脖子粗野地骂着污言秽语，手中提一根又短又硬的核桃树棍子，在追打披头散发的婆娘。

那婆娘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地穿过寨路，逃到了寨子外头。

从笕箕湾出寨子到本芋寨去，有两条路。

窄溜溜那条在土坎上头，宽宽的铺砌着青麻石的那条在土坎下头。

往常，笕箕湾农民往木芋寨那一方去，都不走下头那条宽宽的过得马车的道，反而去走土坎上头那条羊肠路。

羊肠路两边长满了爬地草，路旁还栽有几棵野樱桃、木芙蓉，留给行人走的，只是仅够迈步的一条小路了。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愿走这条路，不走下头那条。

下头那条路宽敞得多，却是泥泞满地，难以下脚。一场大雨下来，土坎上的泥巴塌下来，松泡泡浸透了水糊在路上，崔驼爷赶着牛从大路上一边，稀湿稀湿的烂泥浆上留下一只又一只密密麻麻的蹄印和大泡大泡的牛粪，路难走极了。

那抱着婴儿的婆娘，慌乱中不及择路，一下子趑上了土坎下这条泥泞道，脚一踩下去，稀泥就盖没了她的脚背。本来产后衰弱不堪，又被打伤了，这一来更跑不动了。

灌下半瓶包谷酒去的“鹤脖子”大步追上去，朝着她肩膀上就是重重一棍。

婆娘倒下去了。

“鹤脖子”又一次挥起桃木棍子，不料棍子被路旁的刺藜丛挂住了，一下子抡不起来，他使劲一挥，那一朵朵鲜艳的刺藜花朵撒落在稀泥地上，被肆意踐踏着。

“鹤脖子”干脆弃了棍子，抬起腿来，一脚踢在婆娘肚上，随而又一脚向她的脸上踢去。

婆娘的身子在吸饱了雨水的烂泥地里翻滚着，刚落下的刺藜花瓣儿全被鹤脖子的两只大脚践踏得稀烂。起先那婆娘还有哭声，翻滚了两下以后，她大瞪着一对绝望的眼睛，张开了嘴巴吸着气，窒息得哭不出来了，她象麻木似地凝望着雨后朗开的天空，眼睛里失了神。

“鹤脖子”感觉到寨邻乡亲们涌出来，围上来了，他又一次朝着婆娘的胸脯、肚皮、大腿一脚接一脚踢去。象踢一口袋塞在麻袋里的豆秆草。从母亲身上滚落在稀泥烂浆里的婴儿“哇哇哇哇”放开喉咙大哭。

“鹤脖子”暴怒地斥骂了一声：“狗杂种！”俯身抓起那小小的轻悠悠的婴儿，双手高高地举过脑壳顶，就要往地上摔去。

崔驼爷这天因阵雨，牛角号声吹得晚，还没撵齐各家各户圈养的牛，就目睹了这一幕戏文。他也是随着众人跑出来看热闹的，当瞅着“鹤脖子”举起那降临人世几天的婴儿时，他吼了一声扑过去，用同他驼背身躯极不相称的敏捷，夺过了鹤脖子手中的婴儿，还厉声喝道：

“你是想吃枪子儿吗！”

崔驼爷这一横杠插进来，“鹤脖子”更是火冒三丈，还想弹出血红的眼睛过来夺。崔驼爷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扬起赶牛的鞭子，抛出一个响鞭，不客气地抽了他一鞭子。

这鞭一子抽醒了他几分醉意，他转过身来，又本能地朝倒在地上的婆娘踢了几脚，还忿忿地吐了三口唾沫。

他大概还没看出，那婆娘已经咽了气。

他呢，活活打死了人，也给抓到县里去蹲了牢房。从此以后，笕箕湾人再没有见过他的踪影。只是听到各式各样的传言，有的说他给枪子崩了，有的说他判了无期徒刑，还有的说他关在牢房里，还给人算命卜卦骗烟来抽。

崔驼爷凭着一时的血性，无意间抢来了一个儿子。他请笕箕湾最有威望的本门家族崔德高给这无爹无娘的娃崽起了个不俗的名字：崔远谷。

巧马河两岸的村寨上听说这件事的农民们，都说这可怜的娃崽依附了崔驼爷，是最好的归宿。

崔驼爷二十好几了，始终没讨到婆娘。哪个姑娘也不愿嫁给驼背。饿饭最凶的那几个月里，寨子上有人从四百里水路的码头飞娥铺，同样象“鹤脖子”似的引来过一个三十来岁的婆娘，崔驼爷当真欢喜过一阵，黑红黑红的圆脸庞上浮着喜气，百依百顺地和那婆娘过了几个月。半年之后，粮食收下来了，这个婆娘从笕箕湾寨子上消失了。寨上人哪个都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从哪条路离开笕箕湾的。

问崔驼爷，崔驼爷只是两眼噙着泪，瞅着问话的人，一句话都不说，光是晃着脑壳。瞧他那可怜相，哪个还提这伤心事啊。

自那以后，崔驼爷寒心了，发誓再也不变着花样哄女人来给他那几间破茅草屋当家了。

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吧，白白地送了他一个儿子。

崔远谷在崔驼爷身旁，象棵山坡上的小树苗一样，一年一年地长大了。

给集体放牛的同时，崔驼爷喂了几头奶山羊，伙着牛群一起放。羊身上挤下的奶，崔驼爷全拿来喂了崔远谷。在既当爹又当妈的崔驼爷悉心照料下，天天喝那山乡里的农民们忌讳喝的羊奶，吃那包谷、芭蕉芋又加上点缀着几颗大米蒸出的“三合一”的饭，崔远谷的身躯壮实哩，崔远谷的个头也往上窜得快哩！自从学会走路之后，崔驼爷就把他从背上放下来，给他披一件放牛汉子个个备有的草蓑衣，给他戴一顶既遮阳又挡雨的竹蔑斗笠，让他随着自己，随着满坡的牛群和几只羊子，满山遍坡地跑，满山遍野地耍。喝的是清凉沁人的山泉水，过的是孤寂的和大山相伴的日子。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和山野里的嶙岩怪石熏陶着他的性子，形象丑陋的崔驼爷以他的良知和勤劳感染着他的心灵，使他的血液里浸染透了粗莽的野性和温柔善感的奔放之情。

在笕箕湾，在巧马河两岸的村村寨寨，自从崔驼爷无意栽下的芭蕉芋救了人性命之后，家家户户，大寨小寨，都引种了它，以防不测风云。芭蕉芋这一微贱低廉的植物，顿时就在巧马河两岸的山山岭岭上扎下了根，替代了大炼钢铁时被砍得光光的森林。年年到了九十月分，看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岭巅、峰腰、坡脚的荒地里，到处开满了一束束绛红色的花朵，遍山遍野，象云霞似的一直铺展到看不见的天边。哦，岂止是崔驼爷和崔远谷靠它填肚皮，在崔远谷成长起来的一长截日子里，这吃去苦涩难咽、吃多了肚皮要胀气的芭蕉芋，伴随着巧马河两岸的农民们，渡过了困难时期，渡过了十年动乱的岁月。它成了人们生活中少不了的代食品。

崔远谷也在这样的岁月里，顽强地活到了二十来岁，长成了一个头高高、又粗又壮、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崔驼爷暗中瞅着漂亮的儿子，忍不住要转过脸去掩着嘴笑哩。这真是老天爷有眼，送了一个这样的儿子给他。

象所有的小伙子一样，崔远谷长到这个年纪，悄悄地爱上了一个姑娘，人称滕家一朵花的滕茂芬。

二

有线广播的开关拉线，拉动了一下子以后，在煤油灯的光影里晃来晃去，一长条细溜溜的黑影映在被铜矿煤的烟子和柴火熏变了色的板壁上。

“听清了没？”滕家的主人滕天宏，手里持一根两尺来长的油黑油黑的烟杆，嘴唇一掀一掀，天庭饱满的丰满的脸上毫无表情地问着几个子女：“说的

是后天就要来雨。秋天里，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晚饭后我观过天了，星儿直眨眼睛。俗话说，星眨眼，雨涟涟。兔耳峰高坡那些包谷，该收回家来了。”

滕家老二滕茂中，嘴里衔一棵四五寸长的短烟杆，并不下劲抽，只把矮壮敦实的身子在板凳上坐坐稳，附和爹的话：

“是罗！西北扯闪雨不晴，我也观了天，西北面山巅巅那方，扯的火闪近了哩！要依我，明天一大早，全家人一齐上兔耳峰。”

“算上大哥一家子，人手都不够。”县城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的么儿子老五滕茂华仰着一张文秀白净的脸道：“要抢时间，得请几个帮工。”

“这还不方便嘛，坎下崔驼爷家两个强劳力，是现成的。”唯一的姑娘滕茂芬，站在煤油灯旁边，就着昏黄微弱的灯焰，绣着袜垫，拿根针在头皮上慢慢刮着道：“这爷崽俩的责任田上，全都收完打净，没啥事儿了。”

滕茂华担忧道：“不晓得人家愿不愿哩？”

“同他换工嘛！二天他家有急事，我们也跑去帮忙。”老二滕茂中蛮有把握地道。

几兄弟中长得最为相貌堂堂的老三滕茂利，叹了口气道：

“唉，早知这么多麻烦事儿，就不该要兔耳峰的责任田土。现在好，那么重的包袱背着……”

“你懂个毬！”几兄妹说话时一直象在打瞌睡的滕天宏陡地朝下吐一泡口水，不悦地打断了老三的话：“那是包袱吗？”

“明摆着的嘛。”滕茂利并不示弱，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夹在手指缝间，振振有词地道：“春天要赶上去种，种了还要防盗，到了秋天，又得全家老小去收。值得吗？”

“咋个不值？”老二滕茂中以劝慰的语气对兄弟道：“不就春天种一回，秋后收一回吗？那大片田土，高是高一点，肥呢！即使遭路人顺手牵羊扳走几颗包谷，收回家来也是十五六挑，一千七八百斤呀！”

滕茂利不屑地淡淡一笑：“现在筲箕湾人家家家都吃白米饭罗，要那么多包谷干啥呀？”

“喂猪也好嘛。”老五滕茂华也不同意三哥的话。

“我说啊，你是没碰上饿饭那年成。”滕天宏手中的长烟杆往起抬了抬，又使劲儿吸了一口烟道：“就这样子罗！让茂诚一家帮个忙，我去请崔家俩爷崽。”

“哪消你去呀，爹！”滕茂芬自告奋勇道：“我的脚快，我跑这一趟去。”

滕天宏慢悠悠道：“不消你去。”

滕茂中接过话来，征询地道：“爹，我去吧？”

滕天宏的眼睑又垂了下来，没啥表情的脸在油灯的光焰里一明一灭，沉默了片刻，他才答应道：

“要得，你跑这一趟。”

站在油灯旁纳袜垫的滕茂芬扑闪了一下亮晶晶的眼睛，无声地笑了。

“滕家老二喊你出去干啥？”

瞅着父亲驼背的身影映在墙壁上，崔远谷抑制着内心的兴奋，淡淡地道：

“请我们上兔耳峰，帮他家收一天包谷。爹，去吗？”

“不去！”象一瓢冷水兜头兜脑泼下来，崔远谷愣怔地瞪着爹。崔驼爷左手伸到后颈窝里，搔着痒痒，右手抓起一只酒瓶瓶，对着嘴就是一大口，一边啜巴着嘴一边挥手斩钉截铁道：“管他家闲事干啥？自家的活路都做不完，我们爷崽俩住的这一大间屋，也该隔一隔了。呃……天气凉了，竹林里的虫子冻死了，砍点好竹子来，编成壁笄，捡些牛屎来往上糊一糊，让人家进屋来，看去也干净些。唉，我们这个屋头，也该……”

爹又喝下一大口酒，喃喃咕咕往下说。说些啥，崔远谷全没往耳朵里去。他谙熟了爹的脾气，喝了几口酒，就要信口乱扯，扯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问他，他一概不承认。他没有打断爹话头的习惯，他晓得爹在兴头上该由着他，他更知道最终爹还是要听他的。真的，在这个只有父子俩组成的家庭里，渐渐地已经是他说话算数了。论劳力他比爹强，论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他比爹灵敏机巧。这个家的一大半担子，已经是在挑着哪！他由着爹自言自语说下去，自己两眼睁得既大又亮，瞅着冒黑烟的煤油灯出神。真是的，煤油一年比一年紧张，质量一年比一年差，点起冒黑烟。徐徐的黑烟笔直地往屋顶上升去，让茅屋的草帘挡回来，缭绕着、飘散着，在满屋里打着转转。滕茂芬的脸在烟气中若隐若现地，瞅着他在笑哩。爹的酒话在他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片嗡嗡的声气，啥也听不见了。实在的，茂芬那张脸，给崔远谷越来越大的诱惑。稍一闲暇下来，他就会想起她来，心中涌起一股温馨柔情的柔情，涌起一股甜蜜的感觉。

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留神起滕茂芬来，崔远谷讲不清了。他只依稀记得，几年之前，好象还是集体伙着干活的时候，男男女女在坡上歇气，已婚的那些汉子和婆娘们先是互相讲笑话逗起闹，闹着闹着就骂起了一语双关的下流话，再后来男人就

会动手动脚，而要遇到泼辣的婆娘呢，干脆敞开怀，露出一对又肥又大的奶子，挤出奶水来，往葱向前的男人脸上冲，一直闹得坡上的男男女女啊吼喧天地嚷够了，才算罢休。

崔远谷那时候若在场，也会随着大伙儿一起闹、一起笑，一起拍掌翻筋斗。且感到很快活。可当他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有朝一日要娶的婆娘，要在一个屋头过活的女人时，他总觉得那个女人不该象这些婆娘一样的。他的婆娘非但相貌要中看，配得上他，还应该有许多好多他想象不出来的美好温柔之处。他对未来的婆娘、对婚姻或者干脆说对他年龄相仿的女人，还怀有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他对自己将来的家庭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他把茂芬就看成是这样的姑娘。而且，凭他的眼力，他看得出来，茂芬也愿意接他在一起，同他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你望我，我望你，两人的脸上都会露出羞湿的、会心的微笑。

明天帮滕家上兔耳峰收包谷，无疑地，茂芬也要去，兔耳峰上大着呢，他们又有机会在一块儿说话了。

崔远谷的脸上露出了笑。

“……庄户纳了粮，就是无冤王！懒得管闲事的。我们交齐了公粮，光谷子就囤起二千多斤，还有包谷，还有黄豆、巴山豆、胡豆，还有芭蕉芋，一群下蛋鸡，圈里那头肥猪，那天我请人称了称，二百出了头，到了腊月间，去扯一张税票把它杀了，一年到头都有油吃。看嘛，光是酒，我一趟就酿了二三百。哈哈，过上这吃嘴不愁的日子。还管人家闲事干啥呀！”爹得意地仰天大笑起来，圆圆的黑脸上满是醉意，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远谷，听见了没有？不要理滕家……”

“爹！”崔远谷走近前去，收拾小方桌上的花生米和干炒黄豆，又委婉地拿过他手中喝空了的酒瓶，转身走开去道：“滕天宏老伯，原先常接济我们的哩。”

“呃……”一个酒隔打上来，爹说不出话来了，光是摇头晃脑地使劲点头，说出来的话却是另外的意思：“你……你那么热心帮……帮他家，打……打的啥主意？”

“你醉了，爹，二天同你讲。”

“咚！”一声，爹的拳头撞在桌子角上，暴跳如雷样吼着：“没得醉！我脑壳里头清清爽爽的，你……你不、说，说呀！”

崔远谷双眼瞅着爸的脸，脑壳里头紧张地掂量着。说不说？说不说呢？眉头皱皱，他搁下酒瓶，往爹跟前近一步道：

“滕家的茂芬，同我……”

“啊哈哈，”爹象呛着般笑咳了两声，勉强站起身来，朝床那头摇摇晃晃走去，离床两三尺远，他就俯身扑下去，上半截身子趴住了床沿，下半截身子跌倒在地上。崔远谷正要去扶他，他又“嘤嘤”敲击着床沿笑起来：“哈哈，哈哈，不进虎窝，不得虎崽。对、对头，该去、该去帮崔家这回忙……该、该啊……”

巧马河谷上稠稠的、浮着凝然不动的冷雾。天边山巅那儿几颗稀疏的星星闪着暗淡的光。山野上空的天幕还是深灰色的。笕箕湾团转的群山、田坝、树林、堰塘和林子里的鸟儿，都还在秋末拂晓前的静谧中沉睡。唯有沟渠里的流水，在响着好听的“咕噜咕嘟”的声音。

滕天宏几十年里天天都在这个时候起床。他穿好衣裳一面往脑壳上包着防寒御湿气的帕子，一面开门走出屋头来站在台阶上。

这台阶地势高，站着不需踮脚，都能望见笕箕湾大半个椭圆形的寨子。有数的几间砖瓦房和大多数挨着山脚屋基建起的茅草屋，都若隐若现地呈现在他的眼睛里。

光滑平顺的青岗石院坝里，响起了牛蹄子沉重地叩击的声音。滕天宏仄耳细听，马厩里的几匹川马，受惊般喷着响鼻，他正想发问，马蹄声在院坝里清晰地响起来了。

“是茂中吗？”

“嗯。爹。”

“还牵马去？”

“让几匹马驮点包谷。”

滕天宏满意地咂巴着嘴，并不出声地转回身去洗脸。走到门口，他又想起了啥似地问：

“哪个去招呼茂诚一家？”

“茂华扛起一张犁去喊大哥了。”

“茂利呢？”

“还在睡。”

滕天宏不满地哼了一声，又问：“坎下崔家俩爷崽，也得去招呼一声。”

“茂芬已经去了。”滕茂中稍放大了嗓门道：“爹，我赶着牛和马先去。你带着晌午饭慢慢来。”

“要得。”滕天宏答应一声，回进了屋头。多年的厚杉木板门，发出难听的吱嘎嘎的响声。

滕茂中将几头牛和几匹川马赶出了朝门，走下朝门前的五级宽石梯时，不经意地回头瞅了一眼。他们家偌大的砖木结构的房屋，隐隐地在黎明的曙色里显出了那敦实凝固的轮廓。马蹄、牛蹄在高高

低低的寨路上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几麻袋谷糠把马车填塞得高高的。坐在鼓鼓囊囊的麻包上，不怕颠屁股。只须抓牢车厢板，不给颠下车去就行。崔远谷的身子随着马车的颠簸，不时地晃动着晃动着，几次都同样在晃的滕茂芬挨在一起。肩膀的相挨相碰，使得他的心怦怦跳，偶尔斜过眼去，只能看到她那张脸的侧面。坐得高，风儿大，吹拂得她微微眯缝起了眼睛。额头上，亮晶晶地悬挂着几颗汗珠。风还把她的鬓发吹乱了，她不时地伸手挠着自己的发梢。随后又把手放下来，牢牢抓着车厢的立板。好久好久，崔远谷才留神到她的这只手，抓着车厢板的时候，她的手离他的手那么近。她的手背比他的手背细腻、白皙，指甲壳上还有光泽。她的手指一根根圆鼓鼓的、胖胖的，因为用了力，手背上显出了血管的颜色。

他真想摸一下她的手。

可他不敢，光是这个念头就使他全身颤抖，象有一股热潮在血液中奔涌。

她又举起手来拢头发了，哦，她将乌发的姿势真好看，真美，天空蓝幽幽的，云彩白亮白亮的，风儿吹过来有着谷米醉人的香气。她把手放下来了，一放放在他的手上，啊，他的心跳也在这一瞬间停止了……

“崔驼爷，崔驼爷，该起了！”

崔远谷的好梦被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呼唤惊醒了，他伸了伸懒腰，喊声又响起来，不是喊他，是喊爹，不过他听得很清楚，这喊声不是来自远方的呼唤，而是近在跟前，就同他隔着一堵裂了无数缝缝的黄泥墙。崔远谷陡地跳了起来，竹笆床吱吱嘎嘎呻吟般响着，他含含糊糊朝着泥墙裂缝答应了一声。

“到底给喊醒了！”屋外的梦中人讪笑着，显然很快活。

“等等我，不忙走。”崔远谷性急地穿着衣裳，趿着两片布鞋扑到爹的床边。

爹在打鼾。他的鼾声同任何人的都不一样，声音并不高，也不大，却很刺耳，象一只哨子漏了缝吹出的尖啸声。外人同他睡，会被折腾得整宿睡不好。崔远谷自小就习惯了他的鼾声，晚上离了这种特殊的声音，他还睡不着。

崔远谷俯下身去，伸出双手按着爹的肩膀，轻轻摇着喊：

“爹，爹，该起了！”

鼾声停歇下来，喉咙里发出翻江倒海般的响动。这都是因为驼背，因为驼背、鼾声是因为驼背，喉

咙里堵着浓痰似的响动也是因为驼背。崔远谷正想退后一步，爹的手揉起眼睛来了：

“天亮了么？”

“亮了。”

“我去看咋个黑洞洞的呢？是眼睛闹瞎了？”

“快亮了，爹。人家茂芬请我们来了。”

“啊……哦，对、对头！”爹象想起了似的，连声答应着，放开嗓门嚷嚷起来：“来了来了！人老了，睡成死猪一样，不敲打不醒。来了。”

崔远谷听到屋外仍然在传来谅解的、快活的笑声。

寨上哪家的鸡最先啼了。顷刻工夫，满寨院坝里的鸡争先恐后地叫了起来，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崔远谷“咣当咣当”打开屋门，一步蹿到屋檐下，习惯地朝着东方的山巅那儿瞧。

天几乎是一片铅灰色，云层的色彩还分辨不清楚，看来，这一天多半又是说变就变的阴雨天。

一个黑影子婷婷婷婷地靠近他身旁：“睡得真香啊！”

崔远谷嗅嗅鼻子，清晨冷浸浸的空气里，飘散着一股姑娘家身上百雀铃香脂的味儿，他几乎还闻到了她脸颊上的温馨。她陡然间挨得他太近了，象在梦里一样。

这无意识的亲昵使得他的情绪亢奋起来，他带着颤音问：

“要带些啥？”

“担两挑空箩吧。”

他极力要窥视她的眼睛：“就两挑空箩？”

“是罗！”她在他手背上轻轻掐了一下，飘然离去。越过他肩膀，她看到崔驼爷的身影掠过来了。

“走啊！”爹的嗓门大得象敲锣：“还呆在门口愁啥？两箩箩，我都挑肩上了！”

崔远谷让滕茂芬那一掐，掐得心花怒放，咋个都抑制不住从心底里往外喷溢的喜悦，他跨到门口的三合土院坝里，放开了嗓门欢叫道：

“走啊！上兔耳峰去罗！”

宏亮粗大的嗓门带着男子汉的勃勃生气，盖没了筲箕湾满寨的鸡啼，在山谷里激起了一阵又一阵回声。

三

山被雾浪遮着，上山的路弯弯拐拐，看不很分明。出了寨子，过黄土坡、绕杨洞，走出好长一截。刚到三岔口，离兔耳峰还远着呢。

远谷忍不住对身前进着的滕茂芬道：“真是的，

你爹当初，为啥偏要免耳峰上的包谷土呢，明摆着吃亏的事。”

“你去问他吧！”滕茂芬讪笑一声，手往后一指。

“他在家就没人同你们解释？”

“从来没得。”滕茂芬一副衣食无忧的天真模样儿，“二哥倒是问过，他不答。你去问试一下。”

看得出，她是极愿崔远谷多同自己爹打堆的。崔远谷放慢了脚步，往后望去。

滕天宏背一只竹篾大背篋，在身后几十步远，不急不慢地走着。

崔远谷歇脚片刻，又往前走。

“咋不等他上来问呀？”滕茂芬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眨巴眨巴盯着他问。

崔远谷淡淡一笑：“我……有点怕……”

“哎呀，怕啥哩？我爹那么温声和气的人，还能吞了你？”

“不是那意思。”崔远谷连连摆手。

“那又为啥怕哩？”

崔远谷说不上来。对箐箕湾坎子上居住的滕家，他历来都有一种敬畏心理。这不仅因为滕家有兵强马壮的四儿一女，不仅因为滕家砌在坎子上那幢惹眼的砖木结构、严严实实的房子，也不仅是他近年来对滕茂芬产生了朦朦胧胧的感情。这敬畏是来自滕家当然的主人滕天宏。茂芬的祖父还健在，一个清瘦的，腰板挺直的、高个头的老汉，足有七十好几了。但他早在集体干活路的年头，已经享起了子孙的清福，不再参与家政和劳作了。甚至在寨子上也极少露面。崔远谷对他的印象淡淡的。

他敬畏的是滕天宏，总觉得这个人仿佛被一圈神秘的烟雾笼罩着，猜不透他心头想些啥念头。

就说免耳峰包谷土这件事吧。

崔远谷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晚上他是咋个把这块土要下来的。

叶子烟雾弥漫得呛人的会议室里气氛闷闷的，婆娘、媳妇们此起彼伏土地干咳着，轻声抱怨男人们抽的恼人的烟。最后尽大队长义务的崔德高又把免耳峰这块土必须分下去的原则强调了一遍。仍然没人吭气儿。眼看着群众大会再次开成了僵局。这之前，不欢而散的会议开过三回了。难怪呀，划分责任田土，哪个愿要免耳峰上的田土呢。

“依我的话，将那块土退耕还林算了！”极少在众人跟前讲话的梁志昌用鼻音很重的嗓门道，“反正不会有哪家要。”

“我要看得！”马上有人附和，“省得尽拖尽拖，拖得人心子痒，责任田土老是划分不完。”

有人开了炮，会议室里顿时沸沸扬扬，抢着讲

话的唾沫星子在油光影里飞溅迸散。仿佛憋久了的话，非要在这会儿都讲完不可，顿时喧嚷声响成了一片。

“是嘛，尽是上坡路，一走就是十二三里，干一趟活路比赶场还远。要沤粪，要赶牛上坡，要种要收。拿到这块田土，淌下的汗水要比人家多几碗。”

“淌汗水是一回事呀！淌完了汗还得不到几颗包谷呀。箐箕湾人哪个不晓得，免耳峰上的包谷年年都有一半要被人偷！”

“集体都不愿派人去守，分了田土，哪家分得出劳力日夜去看守呢？”

“就是志昌大叔那句话，退耕还林。”尖嘴蚊赵文祥声气脆脆地跳到攒头顶，拍着巴掌又吼又叫：“上级不是号召了多久吗，我们箐箕湾这回带个头。听老辈人说，饿饭那年开出这块田土来，就有人下来抓毁林开荒的典型。这会儿正好，我们退！”

“你懂个屁！”梁志昌笑道：“那里原本就不是树林。是一片荒草坡坡。”

“莫胡扯瞎摆啦！”崔德高双手背在屁股后头，矮敦敦的身子往会议室中央一站：“免耳峰一定要分下去。不分下去，县、区、公社下来的干部不会撤回去，大家闹着吵着的责任田土，也莫想种成！”

被他这一吼，寨邻乡亲们安静下来，又闷头划火柴、嘬巴叶子烟。好象闹哄哄一阵子，这才想起会议上还有县、区、公社专门为协助农民划分田土派下来的干部。

“图省事，不要收我湾湾里的包谷土，把免耳峰那片给我算了！”久没讲话的中年汉子滕茂柱，厚起脸皮笑眯眯道：“这不就分下去了嘛！”

“你倒是好哪！”尖嘴蚊赵文祥又不饶人了，白净的脸皮上泛着青春的光泽，高高站在攒头顶上，手指着滕茂柱道：“想白白捡一回便宜！”

“亏他讲得出口！”角落有人嚷了一句。

悬吊在会议室上梁的玻璃罩子马灯光影里，几个工作队干部窃窃私议起来。一看到他们严峻的脸色，农民们晓得，这次会同往常几回一样白开了。

有人粗声打了个哈气，妇女们又干咳起来。会议室里再次笼罩沉闷的气氛，逐渐安静下来。

“这样子，”正当崔远谷觉得冤枉耽误了一晚上的瞌睡时，滕天宏慢悠悠嗓音响了起来，会场上静，尽管他们嗓门不高，但大伙儿还是听得很清晰：“拿我家分到的杨洞那七八亩好土，换免耳峰上那块土，成不成？”

这话无疑是往会议室里扔了一颗炸弹。崔远谷看得分明，所有的人都被他这句话惊得愣住了。人们象他一样不相信，这么个庄稼把式，箐箕湾上精

于算计的滕天宏，会说出如此犯愁的话来。连刚悟事的娃娃都晓得，兔儿峰上那十几亩包谷土，至多只当得杨洞四五亩土的产量。

“要得啊！”崔德高头一个拍巴掌：“有天宏这个把式要这块土，产量定能翻番。”

“那就一锤子定音罗！”滕茂柱的粗大嗓门如释重负地吼道：“工作队的干部们，也好卷起铺盖回去交差了。省得在我们这山旮旯里受洋罪。”

“风吹吹大堤，有事找大哥。”爹跟崔远谷道：“笏箕湾，也就滕天宏吃得起这个亏。你看嘛，划分田土干开之后，他们肯定肥肉上添膘，不会在乎兔耳峰那点点包谷土的收成。”

话是让爹说中了。责任制才搞几年呀，滕家就发起来罗！原先砌在屋基地上的木板楼房，早已被风雨吹打得歪歪斜斜的了，现在已翻修成砖木结构、牢实美观的三层楼屋。不说其他，单就一溜平顺铺开的猪圈、牛栏、马厩，修得高敞通风，一式的青麻石圈墙、圈地。千儿八百块钱一头的大牯牛，在他家圈里就有六头。所谓家中有金银，隔墙有馐秤。住在滕家石坎下头的崔远谷，还能掂不出斤两。不过，崔远谷还是不理解，滕天宏为啥主动要兔耳峰这块土，吃这个明眼亏。

“想啥子甯，半天不吭气儿？”滕茂芬一声轻喝，打断了崔远谷的沉思：“瞧，爹走上前来了，你问他吧。”

崔远谷转过脸去，果然，背着大背篋的滕天宏，离他只二十来步了。

他还在犹豫，不料滕天宏接话了：“问啥呀，茂芬。”

“你问他呗，爹！”滕茂芬一扬手，“格格格”撒下一串笑声，往坡上跑去。

“滕伯，我是问这个事儿。”崔远谷迎着走上前来的滕天宏，把存在心头的疑惑提出来了。

“噢，”象往常一样，滕天宏停下脚步，不失礼貌地淡淡应一声，似乎对崔远谷的话听得很入神，又仿佛有点儿漫不经心，模样儿沉静谦和，无一点儿老辈人的架子，无甚表情的脸上，仍然垂着眼睑。在崔远谷的记忆中，他待人接物总是客客气气的，从小到大，崔远谷从未见人同他红过脸，更没见他粗声吼过哪一个。他说话声气永远保持着一种腔调，稍微低一点，文拖拖的，让人听得明白。那稳重的语调似在表明，山崩下来，无非就那么点儿事。崔远谷最服的，就是他这一点。只见他沉吟了片刻，两边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让人觉察的笑意，道：“难得你把这事儿记那么久。你还不晓哪，娃娃，吃亏就是便宜哪。”

崔远谷确实不懂。

吃亏咋个就是便宜呢？

他不理解，况且，他对滕天宏不喊他名字，老是喊他娃娃听着也不顺耳。他早不是放牛娃崽了，那种在莽莽苍苍的山岭上满坡跑的日子，早已经结束了。从闹开责任制，牯牛、黄牛、水母牛分归各家喂养以后，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合群放牧便自然而然解体了。这些年来，他同爹两个，早就同所有的农民们一样，只顾埋头种好责任田土。滕天宏凭啥还叫他娃娃呢？整个笏箕湾的老少乡亲，现在唯独他还倚老卖老地喊自己娃娃。

崔远谷不悦地抽身走开了。难得问他一句话，他答得悬吊吊的，让人费心思猜。还被唤一声“娃娃”。

山谷里有人在唱着不三不四的小调儿：

娘想崽，崽想娘，
年轻小伙想婆娘，
……

一听那流里流气的调儿，崔远谷闭上眼睛也晓得，好友尖嘴蚊也上坡来了。他不由得抬眼朝山野里四处瞅。

天渐渐亮了。

迷迷糊糊的灰暗的天幕慢慢地由曙色代替。磨肩擦踵的山岭在乳白色的雾岚中时隐时现，活象簇拥着的山浪。看去很近的灰色的云层落垂在遥远的山峦上空。

风吹得紧起来。

上兔耳峰坂包谷的队伍，一个离一个老远地在弯弯拐拐的山间羊肠道上蠕动。茂芬不知跑哪儿去了。爹挑着两对空箩箩的身影落在二三百步后面，他老了，干活、走路都慢多了，驼背象沉重的包袱样压在他身上。尖嘴蚊赵文祥和梁志昌的儿子梁忠林的影子，在低凹的山谷里显得特别小。

“茂中，尖嘴蚊和梁忠林，是你请的吗？”崔远谷听到身后的滕天宏在问儿子。

“是的。爹！我寻思，扳完包谷，砍落包谷草，将就吧把土犁翻了，顺手栽上冬芥。”滕茂中的声气压得低低的解释，“明年春天，长得好就收起来。长得不好，翻犁到土头去，当得施一道绿肥。”

“要得！”滕天宏赞同着，声音虽象往常一样平平静静的，却仍听得出他那欣慰的语气。

崔远谷心里不知是种啥滋味。瞧，当父亲的已是那么精明能干，而老二滕茂中的算计，比父一辈还要强些。还在收今年的粮食，已计划上明年的事

了。滕家同爹可不一样，爹得几天温饱日子过，顿顿能嘴上几口酒，就自比神仙了。爹同滕家人相比，差得太远。

心头烦乱，崔远谷放快脚步，急急地朝前走。滕茂芬的身响在岭腰青林边一闪一掠的，他急着要赶上去。

灰蒙蒙的天空中，乌云象烟囱里冒出的青烟，缕缕簇簇的浮荡飘游，愈压愈低。象两只兔子耳朵样的山峰高高地耸入云层。两峰之间的峡谷里，风吹得枯萎泛白的包谷叶子，“啪啦啪啦”凄凉地响着。

挨近晌午时分，躺在两座峰峡谷里的大片包谷林，大大小小的包谷果果差不多快收完了。只剩最后那片叫柿子块的田土，忙到点火煎晌午饭时，也能完了。

崔远谷手里一把竹签签利索地划破包谷壳，将齧着大白牙的包谷果果“嗤啦”一下扳落，轻巧地一甩，就丢进身后的背篋里，随而又朝前一步，划开第二只包谷的壳壳……对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来说，这活路是太机械、太枯燥乏味了一点。但他却没这种感觉，他手里缠着塑料线的竹签子是茂芬悄悄塞给他的，干了一上午活，他时时都强烈地感受到茂芬离自己那么近，她就在同一块田土里，和他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她穿的那件带格子的针织涤纶外衣，不时地闪进他的眼角。只要他转脸朝她望去，总能看到她的脸侧过来对着他，朝他无声地一笑。这默然无语的微笑，对他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即使不望着他，他的眼前也不时地闪现出茂芬的笑脸，那双脉脉含情瞅着他的眼睛。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是他俩有机会单独地呆在这兔耳峰般的包谷林里，那该有多好，他要是大着胆子搂着她的腰肢，要是俯下脸去亲她，她是不会反对的……崔远谷的脑子里闪过明净的月夜，青蛙在“咯达咯达”聒噪，萤火虫划破山野间的黑暗，闪烁光亮的小河流得好慢好慢。

“茂芬，”滕天宏的一声喊，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快去泉眼边点火煮饭，该准备晌午饭了。”

“要得！”滕茂芬回答的声音清脆得发脆，直颤到崔远谷的心头。

包谷叶子被拨得一阵乱响，崔远谷没朝她那面望，却分明感觉到她的身影在远去、脚步声在远去。他的心头升起一股怅然若失之感。明知一忽儿就能见到她，他还是感到身边少了些什么。

有人捅了捅他的腰眼，他转过身去，尖嘴赵文祥和梁忠林嘻笑地站在他身后。

“你咋不去啊，憨包！”赵文祥挤眉弄眼地说，

“滕茂芬一面走出去，一面连连回头瞅你哩。”

被他点破了心事，崔远谷有点快：“莫胡说！”

“是真的！”赵文祥跺脚指天地诅咒道：“不信，你问忠林。”

梁忠林瘦瘦的脸上这对诚挚的大眼睛坦然地瞅着崔远谷：

“我也看到了。”

崔远谷敏感地仰起脸来，和他预感到的一样，隔开几株包谷杆杆，滕天宏的三儿子滕茂利，正用一对犀利的目光逼视着他仨。这两个伙伴，说话太不顾场合了。

他一声不吭地转过身去，尖尖的竹签划破包谷壳，撕开一张张谷叶，把包谷须之向两边一扯。一只被虫子蛀蚀大半的包谷果果裸露出来。崔远谷恼火地将它扳下来，忿忿地扔到田土外去。

捡来的干柴棒和折来的树枝、灌木燃起的火不那么旺了，白色的烟雾袅袅地升起，向垭口那面弥散而去。

滕家老少和他们来帮工的寨邻们都心满意足地搁下了碗筷。崔驼爷毫不掩饰地打着饱嗝，松开裤腰带，说：“虱子咬得太凶，老子去逮它几只。”

着说便走开去了。

“他哪是去逮虱子呀！”老大滕茂诚的婆娘“金箍子”龇开漏风的牙齿，讪笑道：“他是让饭胀出屎来了，忙着要去解便哩！嘻嘻，你们没看到？吃饭的时候，他添了一碗又一碗，象个饿死鬼投胎。”

鄙夷的语气，是显而易见的。

散坐在坡上饭后歇气的人，哪个也没吭气。

滕茂芬低头收拾着搁在一块白石板上的泡菜碟子、酸菜碗和放腊肉的饭盒，不安地偷偷窥视崔远谷的脸色。

崔远谷棱角分明的脸阴沉得怕人，一双眼睛凛凛地瞪着烧成余烬的柴棒树枝，耳朵下面的脸腮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紧紧地咬着牙床骨的印痕。

坡上出现了片刻难得的静寂。

大伙儿似乎都感觉到“金箍子”的话刺伤了崔远谷的心。

滕天宏啥也没听到似的，“啪达啪达”安闲自在的地啞巴着叶子烟，两眼眯缝起来，慈爱地瞅着孙孙“小苍雀”用一棵细树枝挑蚯蚓玩。

“哎呀，拿不下了。”滕茂芬突然叫着打破了沉默，“崔远谷，帮和我一起拿到泉眼边去。”

崔远谷抬起头来，看到滕茂芬双手捧着一大摞脏碗，高高地直抵着她隆起的胸脯。见他瞅她，她努着嘴角示意他拿地上的锅和塑料提桶，还用眼色不断示意着。

“金箍子”嚷着：“茂芬，么妹，我同你一道去洗！”身子却不动。

崔远谷心头想去，让她一叫，又有点犹豫。

滕茂芬连连摆着脑壳：“不消你去，你还要看住‘小苍雀’哩！”说着又瞪了崔远谷一眼。

崔远谷站起身，拾起红色的塑料提桶和特大号饭锅，锅儿碰撞着，发出“壳隆壳隆”的响声。崔远谷跟在滕茂芬身后，朝坡那边的泉眼走去。

“真叫兔不知尾巴短，”“金箍子”瞅着两个人走远了，斜着眼道：“崔远谷这龟儿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瞧瞧他，把么妹盯得多紧！”

滕茂利“呸”地往前吐出一泡口水：“他也不屑泡尿瞧瞧自己。哼！”

说着无所谓地扫了赵文祥和梁忠林一眼。似乎在说，我晓得你俩同他好，我巴不得你们把话传给他听呢！

滕家小儿子茂华不解了，他仰起白净文秀的脸，毫不掩饰地道：

“三哥，我瞅着远谷哥挺好的。都说你是我家四兄弟中长得最俊的，远谷哥那样子，比你还中看些呢！姐找婆家，不找俊的，莫非你要她找丑八怪？”

“你给我爬到一边去，你晓得个啥？嗯！”滕茂利厉声喝斥着兄弟：“崔远谷是个野种！”

“就是这点，叫人想起不舒服。”老大滕茂诚喷出满嘴烟雾，晃着一支尺把长的黄烟杆道：“要不……”发现婆娘“金箍子”的眼的贼溜瞪着他，他装着被烟呛住，干咳了两声，不往下说了

老二滕茂中点着脑壳道：“大哥说得对。光看崔远谷，要模样有模样，要劳力有劳力，屋头也单纯，就他父子俩。只怕姑娘们争着要嫁给他。可知情人呢，听说了他家那种状况，就得摇头。”

“岂止摇头，有点家教的姑娘，哪个会嫁给他！”“金箍子”撇着嘴表示着自己对他的轻蔑。

“大嫂说得对！”滕茂利站起身来，把吸了一半的纸烟朝地上一扔：“讨婆娘的时候，哪个男人不摸一摸对方的底牌。大哥要大嫂，二哥你娶丽梅嫂，不是都托人去她们娘家寨子探问了嘛！姑娘找男家，还不是同样！”

“喂，说半天，丽梅今天咋个没来？”“金箍子”张眼四顾。

滕茂中淡淡地道：“我让她回娘家换麦种去了。她娘家寨上，串换来的麦种好得很！”

“到时候莫忘了你大哥家。”“金箍子”连忙道。

“一两天她就回来了。你来拿点去。”滕茂中坦然地说着，又把岔开的话题找回来：“茂利你光吼，也得看看实际呀！茂芬和崔远谷两个，常在一块哪！”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滕茂利道：“不能让他俩凑在一起了。爹，你得拿出决断的办法来。爹！”

起风了。兔耳峰上的山风，比筲箕湾的风要冷得多。光顾说话，谁都不曾察觉天空中的乌云在急剧地翻滚逆跑，象一群被炸雷惊了的牯牛。

滕天宏的脸始终朝着玩得专心致志的“小苍雀”，老三大喊一声，他才缓缓地转过毫无表情的脸来，漠然地瞅着几个儿女，儿女们众目睽睽盯着他，他舔了舔嘴唇说：

“我晓得了……晴，下雨了，走，到岩石下头去躲一阵雨。”

稀稀疏疏的几点落在刚才煮饭的余热上，响起轻微的啜啜声；落在枯黄泛白的包谷林里，“扑笃扑笃”奏起一阵小鼓。

众人齐向几大砣突出的山岩跑去。老二滕茂中踩着脚朝着茂利、茂华喊：

“牛马，草坡上还拴着牛马哩！”

“牛马畜牲淋点雨怕个啥？”茂利不以为然答一句，头也不回地朝山岩跑去。

茂华也跟着三哥跑。

茂中两只手一拍巴掌抱怨道：“嗨，都不顾家！”说着，折转身向草坡上飞跑而去。

秋雨顷刻间下大了，山野里灰蒙蒙的一片。

“下雨了，快躲躲！”崔远谷朝茂芬喊着，手忙脚乱地把洗净的碗往塑料桶里一放，拎起来就要跑。

茂芬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躲那头牛圈里去，跟我来！”

茂芬健壮结实的身子在 front 头带路，崔远谷提着红色塑料桶，跟在她后头，离开了冒起一汪清水的泉眼。

茂芬一喊，崔远谷想起来了。还在集体干活的年头，为给兔耳峰这十几亩包谷土沤粪，生产队里在接近草坡的避风处，盖了一个牛圈。他同爹还经常割草垫在圈里，特意把牛赶进去，让它们将牛屎牛尿撒在圈草上沤成肥料。划分田土以后，这个牛圈便自然废弃了。没想到茂芬还记得。看来，她也愿意单独同他呆在一起。

几年不用的牛圈，圈棚顶上的茅草已被山风掀去了小半边。两人冲进去，不约而同地往还能遮风挡雨的半边避。不知什么人抱进了两大捆干得发脆的包谷草堆在角落里，崔远谷和茂芬双双地在包谷草上坐了下来。

“跑得快，衣裳没打湿。”茂芬搁下手中的铝锅，在自己的衣裳上摸了几把，随而摸了摸崔远谷的衣裳：“你的呢，打湿没得？”

崔远谷还很不习惯她这种亲昵的举止，避之不及地闪躲着，结结巴巴连声道：

“没、没得湿。我……我还不是同你一样……”

“嘻嘻！”茂芬笑了，一双晶莹发亮的眼睛睁得又大又有神采，那眼睛里闪烁出的柔情，瞅得崔远谷心儿发热发慌，她摸着 he 衣裳的双手停落在他的肩膀上了，茂芬笑着的脸离他很近很近，她嘴里喷出的姑娘的气息一阵一阵拂到他的脸上，崔远谷的心轰轰地跳荡着，脑子里眩晕了一般，茂芬搭在他的肩膀上的双手温暖而又有力量，她轻轻地说：“听我说，远谷哥，我……我家大嫂……别把我家大嫂的话放在心上，听清了哦？别……”

崔远谷的两眼离不开她的脸了，他脸颊上红喷喷的，充满了山野姑娘的热情，充满了对他的欢喜。崔远谷狂跳的心稍稍镇定下来，他开始意识到了这是在高高的兔耳峰上，这里远离筲箕湾，身旁也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们两个。这不是他做梦也想着的事嘛！多少次他巴望过同她单独呆在树林里、小河边，多少次他想象着要在这样的时刻亲她、搂抱她。对，他今天就要吻她。好好地吻；他现在就要搂抱她，紧紧地把她热乎乎的身子抱在怀里。他体内的血液因为这样的想法奔泻得更快更热烈了。

雨下大了。雨点落在茅草顶上无声无息的，唯有那一再推开的圈顶的透出一块乌云密布的天空，哗哗的秋雨从那儿直往圈里落下来。

茂芬朝崔远谷胸前挨了挨，更亲昵地柔声道：“我要你记着：大嫂是大嫂，我是我。我不要象大嫂一样过完这一辈子，我也不要象二嫂一样过日子。我还盼着有一天你把我带出去，离开小小的筲箕湾、离开那些嚼嘴嚼舌的人。要是家里都不让我同你好，我就跟着你跑，跑到天边也跟着你！记着了没？”

“嗯。”

“答呀！”

“记着了！”

茂芬的两条手臂一松，身子一缩，偎依在崔远谷的怀里。崔远谷的胸膛象着了火一样，呼吸沉重得象在喘息，他好容易伸出两条粗壮有力的臂膀，搂紧了茂芬。

茂芬的身子打了个寒噤。

“冷吗？”崔远谷俯下脸问。

“不，好快活！”茂芬仰起布满红晕的脸，两眼迷醉一般瞅着他。

崔远谷慢慢地、慢慢地把自己的脸往下俯去，嘴巴不由得朝她脸上探去。茂芬没有埋下脸，没有闪避，反而微微启开了猩红的双唇，垂下了两片不住微颤的眼睑，迎着他的脸。

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疾速地传来，还没等他俩闹清是咋回事，淋得浑身透湿的滕茂中，一头冲进了牛圈。

四

滕茂芬没料到会惹出这场轩然大波，没料到她同崔远谷的相爱会激起父母哥子如此的愤怒。她怔怔地站在堂屋角落里，呆了似地瞅着疯狂地将污言秽语朝她劈头盖脸咒骂的亲人们。三哥骂她贱，竟然会同崔远谷这穷小子钻在牛圈里。二哥怪她败坏了滕家的门风，那是任你用千金也难买回的名声哪。大哥大嫂说她太贬自己，再没人嫁，也不会嫁到不三不四的崔家去。提到崔远谷，他们更是异口同声地破嘴大骂，恨不能生吞活剥了他。……

“那样子的男人，你也嫁得吗？”“金箍子”拍着巴掌在茂芬跟前跺脚跳：“他是野种，你莫看他长得象模象样的，同他那没名没姓的妈一个德性，同他那‘鹤脖子’爹一个德性。二天他一甩手扔了你，你哭都来不及啊。我的小姑娘。”

滕茂芬不是愤怒得咬紧了嘴唇，真憋不住要哭出声来了，他们“哇啦哇啦”七嘴八舌地讲来讲去，讲不出崔远谷到底有些啥不好。说齐天道齐地，就是他那“谜”一样的出生，不晓得他是那个野种同他妈生下来的，不晓得他爹妈姓啥名甚，到头来他只得靠连婆娘也讨不上的崔驼爷抚养。如今筲箕湾人家家家都发了，都在想方设法找活路钱。唯独这没出息的爷崽俩，屋头囤起点点陈粮，能混上日子了，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人家户，咋个能嫁过去？

“茂芬，我不是同你讲过，将来我三哥找到了大钱，要把威风抖到县城、有城里头去嘛！你急啥呢？”滕茂利苦口婆心劝道：“你向往外头的世界，你向往好些城里姑娘的命运，是有办法的嘛，急急忙忙嫁给崔远谷，你不一头埋在这山旮旯里出不去了？”

“是罗！嫁个街上的、县城的男人，不是不可能！”“金箍子”翻着白眼，两片薄薄的嘴唇掀动得很快：“小姑娘，你是堂堂的初中毕业生。崔远谷呢，牛马畜牲一般，在筲箕湾耕读小学里，高小没念出来，就跟着崔驼爷在山坡上追牛屁股罗！你是一朵鲜艳的喇叭花，万万不能插在他那堆臭牛屎上”。

茂芬的脸阴沉下来了。筲箕湾人文化低，扳起指头数，初中毕业生也数不到十。姑娘进中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了，除了她之外，就只二嫂钟丽梅。他们只晓得拿进过中学这一条抬高身价；哪里晓得，恰恰就在县城中学，茂芬耳闻目睹了好些和编

远山乡不同的恋爱观、婚姻观、人生观。就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初中毕业后回到笕箕湾，她大胆地睁大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挑选着意中人。扫瞄来扫瞄去，她就是觉得崔远谷可爱，就是觉得她该找象他一样的男子汉过日子。

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准备着家人反对，准备着啥都不要搬到坎子下头的崔家屋里去。她没料到的是，事儿才刚刚起头，许许多多该讲的话，都还没同崔远谷说明白，就让二哥撞到了她同崔远谷偎依在一起，而惹出了这场疾风暴雨般的责难和诅咒。

她觉得家人们同自己的距离太大，他们把崔远谷骂得狗血淋头，贬得一钱不值，简直成了山乡里的一个二流子。而她呢，她指望着同崔远谷一起，双双去奔未来的前程，去创造新生活。她不想保持沉默了，她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她把一只手放在屋角的磨盘上，冷冷地笑了一声：

“是我要嫁他，不是你们嫁，你们慌啥？你们急啥？你们跳个啥？”

连珠炮一样的话清脆脆地响在宽大的堂屋里，一时竟把几个哥哥惊得愕然不知所措了。话音刚落，灶屋里跳过了茂芬的妈，一个比滕天宏大上六七岁的老伯妈，她脑壳扎着一条帕子，手里挥着一只亮闪闪的铝制漏勺，撇着嘴骂道：

“你个烂姑娘！骚得等不及了？野牛烂马你也去嫁，也去伙着过日子……”

“恋爱自由！”茂芬仗着自己是屋头的独女，嚷嚷着道：“不要你管！”

茂芬妈气得直扑女儿，扬手举起了漏勺，边朝女儿脑壳上打边骂：

“树有皮，人有脸，你连脸面都不要，我打死你，打死你这逆崽……”

茂芬的脑壳挨了一下，又挨一下，往常，她仗着是独女，在滕家是极受宠的，今天全家人又骂又打，她哪里受得了。一面用双手护着脸，一面勾下脑壳朝母亲撞去：

“你打，让你打！打不死我，我非嫁给崔远谷……”

茂芬妈本来就气得浑身打抖，只顾将漏勺朝女儿脑壳上打，不提防女儿一头撞过来，“扑咚”一声，一脚跌倒在地。这还了得，茂芬妈的漏勺朝地上一扔，手一指茂芬，朝几个儿子吼道：

“把她捆起来，关进后屋拴在床脚上，给我拿条条抽！抽烂她下头那个地方，我看她还骚！”

高高瘦瘦、相貌身架同老子滕天宏十分相象的老大滕茂诚，矮壮敦实、背微有些拱，继承了老子秉性的老二滕茂中，脸象母亲、身架却又生得匀

称英俊的老三滕茂利分别朝妹子逼了上去。

么儿滕茂华冲到前头来，堵住了三个哥哥的路，朝着母亲喊着：

“妈，不是太野蛮了吗？”

“你这个烂壳蛋，爬一边去！”滕茂利把身子还显单薄的弟弟往壁斗上一推，头一个扑过去揪住了茂芬的满脑壳乌发，老大，老二一左一右架住了妹子的胳膊。

大嫂“金箍子”幸灾乐祸地龇着牙道：“哪个喊着你贪图崔远谷那张漂亮脸庞，活该！”她快活地笑出声来：“嘿嘿嘿！”

三个身强力壮的哥哥刚要把妹子架进后屋，一直坐在堂屋门前台阶上咂巴叶子烟倾听的滕天宏，“嘭”一声推开了两扇合上的堂屋门，迈进高高的门槛，对几个儿子道：

“松手。你们都出去，我来同茂芬讲。兄妹之间，哪消来这一套。都出去吧。”

话语说得平心静气，没一个人提出异议，没一个人敢吭气。老妈带头，四个儿子和儿媳“金箍子”，先后由堂屋不声不响地蹩进了灶房。

滕家四兄弟成扇面形把崔远谷围在稀疏的杂木林中空坪上时，崔远谷一时还没闹清是咋个回事。

连续阴了几天，好不容易盼来个晴和的出太阳的日子，照爹的吩咐，让太阳把树林里的潮气晒过半天之后，崔远谷吃过晌午饭，就到杂木林里来了。

只晒过半天的树枝，还没褪尽潮气，砍起来并不顺手，却也抵挡不住崔远谷粗壮有力的双臂又抡又砍。没费多大工夫，他就砍落了两大堆树干上的细枝桠。

稀稀疏疏的杂木林里栽着各种各样树木。挺直的杉木，高高的柏枝，矮实的松棒，还有水花香、楸树、青柏、白杨，有粗有细，形状各异。密的地方，一眼望去，翠绿翠绿一片，棵棵树干挨得很近，密匝匝的。疏的地势，林木间的空隔很大，地上的野草长得茂盛。崔远谷听爹讲过，在他还没出世前，巧马河两岸的山岭上，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林子里的出产可多啦！香菇、木耳、蕈子一类山珍、锦鸡、果子狸、麝子、岩羊一类动物，山民们吃的是菌林，烧的也是树林。说来怪呀，森林在，巧马河的流水也清，一眼看得到河床下铺的鹅卵石。到了大炼钢铁的年头，山岭上的树遭了殃，被大批的砍伐下来，堆迭在巧马河两岸。不但巧马河两岸的村村寨寨大炼钢铁，还把大量木材运往四百里水路外的飞蛾铺码头，还去支援外面炼钢铁。林木给砍光了，森林消失了，巧马河的流水也变得

浑浊了。一到两天，汇聚拢来的山水卷起褐色的泥土，顺着山山岭岭间千条山水沟，无遮无碍地急冲而下，冲断了山岭间的路，冲倒了筑起的田埂，冲去了土壤的肥气，冲毁了连片连片的梯田，一古脑儿冲进巧马河里。巧马河水扑腾着、咆哮着滚滚而下，巧马河两岸的山民们，再也喝不到那甜津津、沁人肺腑的河水了，巧马河里的鱼类也一年比一年少了。山乡随着森林的消失，一年一年地穷下去。他们是那么思念那坡连坡、岭连岭的森林景象啊！瞧，过去是绿荫密布铺展到山峦的尽头，而如今，残存在山上的小片小片侥幸留下的树林，活象癞子头上一簇簇的黑发，东一块、西一块的，瞅着叫人寒心哪！在给集体放牛的日子里，爹常常与崔远谷相对坐在坡上，含着泪道：这是遭的啥子孽啊！俗话说，坡是主人人是客。到人世间来当客人的，咋个能这样子整主人啊！

农民们的心上是清楚的，他们在发现外来的芭蕉芋能抵饿的同时，就发现了故乡的山水间离不开森林。于是乎，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年他们都上坡去栽一点，今年种柏枝，明年栽松树，后年找到的是梓木苗，就栽梓木。要是如此不断地栽下去，森林早恢复了。可那过去的岁月，是啥年头啊。多次的毁林开荒，粮没增产，林木也是栽一片，砍半片。要不是近些年订下了村民公约，连眼下来砍回去作引火柴的这些树林都不会有哩。

崔远谷放下篾刀、抖开随手带上山来的竹篾条，将砍落下的细树枝桠捆扎起来。刚刚扎紧了头一捆，把杆担插进去，转过身来扎第二捆时，他看到了滕家四兄弟。他以为他们也是结伴来为冬季的引火柴砍枝桠的，朝他们笑了笑，随口还说了句：

“砍起来不咋个顺手。”

半天没听到回话，他心存疑惑。一边抽紧交扭过的篾条，一边冷眼望去。他看到四双脚分站成扇形，把他围在中间。他认出穿着圆口球鞋的是滕茂华那双脚，穿着高帮球鞋的是滕茂利，光着脚板套在一双糯谷草鞋里的脚，显然是庄稼把式滕茂中，而那双脚穿着皮草鞋的脚上，趾甲里还有着砖灰污垢，肯定是有一技之长的窑师滕茂诚了，崔远谷预感到不妙了。这几天里，在井台旁，在堰塘边，在寨路上，他都没见着茂芬。好友赵文祥和梁忠林，似乎还给他递过话，让他趁早收心，打消同茂芬好的念头。

“你过来！”滕茂利吆喝道。

崔远谷直起腰来，看到四双怀着敌意的眼睛扫到他脸上。他佯作笑容道：

“有事儿吗？”

“事儿？这就是事儿！”滕茂利一个箭步跳过来，对着他当胸就是一拳。

他没防备，往后连退了几步。没待他站稳，滕茂诚又从背后，对着他的屁股给了一脚。他“哎呀”叫了一声，又朝前扑去，滕茂中从侧面，用结实的肩膀重重地撞了他一下，他喊了起来：

“你们凭啥打人？”

“打死你个烂流氓！”滕茂利的拳头对准了他的眼眶狠狠打过来。

崔远谷的左眼迸散着金花，双手情不自禁地捂着挨打的眼睛。他趁着歪身的机会，斜插过滕茂华的身旁，一直退到一棵水花香树旁，背脊牢牢地抵住了粗大的树干。他不能这样尽挨打，他的双手从脸上放下来的时候，攥成了拳头。他的左眼四周，樱桃似地红了一圈，顷刻间肿了起来。他用还能看的右眼盯住了滕家四兄弟，眼睛里迸出了恼恨的火焰。真要打起来，这四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一点他晓得。他能好好教训这四个脓包，至少能把滕茂利揍扁了。他在山野里扳着牯牛角练出的浑身蛮力，完全能把滕家四兄弟打倒在地。他体内的血在发热，眼角在阵阵酸痛，他要复仇！偏偏在这时候，他的眼前掠过了茂芬的脸，他陡然意识到，这四个人都是茂芬的兄弟，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茂芬一样的血，他们是茂芬的骨肉兄弟。他不能打他们，打了他们，等于打了茂芬，伤了她的心。但他决不能再挨打了，他的拳头举向了他们，低沉地咆哮着：

“狗东西！一个都不许往前。老子给你们讲清楚，我崔远谷不是把桃子。一头疯了的牯牛老子都能扳倒，不在乎你们四个。今天不还手，念着你们都是茂芬的兄弟。换了旁人，我把你滕茂利的脑壳扭断了挂树枝上。”

滕家四兄弟被崔远谷的气势镇住了，一个也不敢往前。他们象不认识崔远谷似地盯着他，这龟儿子的脸色青中透紫，两只眼睛里闪烁出饿狼样的凛凛之光，说出的话，字字含怒，句句带钢。再歇他抵着水花香树干的身躯，蹲成一个马步，两拳凝成了石头一样，青筋剥露。这哪是崔远谷，简直象只蹲在洞口边的猛虎，稍许惹翻了他，他便会悍然不顾地扑过来，捶打、撕咬、置人于死地。

“说！”崔远谷又一声吼叫：“凭啥打老子？”

滕茂利心头虚了，斜过眼去向大哥讨教。他看出来，只要稍一不慎，崔远谷就会同他拼命。

老大滕茂诚毕竟上了点年纪，一双小眼睛眯缝起来，脸上挂出点佯笑道：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崔远谷，我们两